

中文导读英文版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导读英文版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20世纪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该作品开创了文学作品的“意识流”写作方法。故事记录了青年艺术家史蒂文的成长经历——从幼年的掌上明珠，到瘦弱的学童；从初显写作天赋的中学生，到成为攻读文学艺术的大学生；从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到远离祖国、寻找精神家园的思想者。在主人公史蒂文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家庭、宗教、性爱、艺术、反叛一直贯穿故事的主题。

该书自出版以来，先后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成为“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还是作为通俗的经典读本，本书对当代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进而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水平，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中文导读英文版/(爱尔兰)乔伊斯著;王勋等编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302-29582-2

I. ①一… II. ①乔… ②王…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9861号

责任编辑:柴文强 李 晔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胡伟民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12.875 字 数:345千字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23.00元

产品编号:047960-01



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爱尔兰著名作家, 诗人,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1882 年 2 月 2 日乔伊斯出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母亲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乔伊斯出生的时候, 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 学习成绩出众, 并初步显露出音乐、宗教哲学及语言文学方面的才能。1898 年, 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语言学, 1902 年 6 月获现代语学士学位。1904 年起, 他开始了长及一生的流亡生涯, 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过着流离的生活, 期间多以教授英语和为报刊撰稿糊口。除短期回乡探亲外, 1911 年后他便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在远离祖国期间, 他广泛地吸取欧洲大陆和世界文化的精华; 他谙熟欧洲大陆作家作品, 受易卜生影响尤深, 并渐渐表现出对人类精神世界特殊的感悟及对家庭笃信的宗教和自己生活环境中的习俗、传统的叛逆。乔伊斯对文学矢志不渝, 勤奋写作, 终成一代巨匠。他写过诗和剧本, 而使他名扬世界的是小说, 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 和《芬尼根守灵》(1939)。其小说创作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 是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和



西方文化传统之间传承与流变的一个杰出典范。乔伊斯作品的意识流技巧、揶揄风格、文字的暗示性和神话结构，既描画出平凡琐碎的微观世界，也展示了人性历史文化社会等宏观世界。1941年1月13日，乔伊斯在瑞士苏黎世去世。

近一个世纪以来，乔伊斯的作品先后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拥有世界各地无数的忠实读者。在中国，乔伊斯的作品同样是广大读者喜爱的世界经典小说之一。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编译乔伊斯作品中的经典，其中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并采用中文导读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在中文导读中，我们尽力使其贴近原作的精髓，也尽可能保留原作的叙述主线。我们希望能够编出为当代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经典读本。读者在阅读英文文本之前，可以先阅读中文导读部分，这样有利于了解故事背景，从而加快阅读速度。我们相信，该经典著作的引进对加强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科学素养和人文修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书主要内容由王勋、纪飞编译。参加本书故事素材搜集整理及编译工作的还有郑佳、刘乃亚、赵雪、熊金玉、李丽秀、熊红华、王婷婷、孟宪行、胡国平、李晓红、贡东兴、陈楠、邵舒丽、冯洁、王业伟、徐鑫、王晓旭、周丽萍、熊建国、徐平国、肖洁、王小红等。限于我们的科学、人文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第一章/Chapter 1	1
第二章/Chapter 2	84
第三章/Chapter 3	152
第四章/Chapter 4	223
第五章/Chapter 5	266

第 一 章

Chapter 1



史蒂文生活在一个快乐的家庭，他的乳名叫塔克宝贝，爸爸常常讲起奶牛和塔克宝贝的故事，妈妈则常常陪着史蒂文唱歌。

史蒂文有个家庭教师丹特，家里还有位查理斯叔叔，他们都很喜欢史蒂文，但是对于史蒂文长大后要和邻家的爱琳结婚的想法，丹特比史蒂文的妈妈更反对，总是吓唬他。

在学校，史蒂文也踢球，但是踢得不好，可能是因为身体太单薄，他也就是在球场上跑一跑，有时候甚至干脆站在那儿走神。

史蒂文在球队认识了一些孩子，他们在一起聊天。史蒂文不喜欢他们，因为这些孩子说话不文明，送他来学校的时候，漂亮的妈妈就告诫史蒂文不要答理这样的孩子。

史蒂文抢不到球，只能围观这种争夺，球场上的他显得跟没事人一样，因为史蒂文只想着放假回家，他在桌上用小纸条进行着倒计时。

史蒂文更喜欢待在自习室里，因为那里暖和。望着办公楼的灯光，史蒂文想象着守在壁炉旁边品味诗句的美妙生活，身边还有妈妈和丹特陪伴着他。



史蒂文生活在一个快乐的三口之家

操场上终于要集合了，人群里吵吵闹闹，有个叫赛门的学生被人说是级长麦克莱德的马屁精。马屁精这个词的发音让史蒂文想到了卫生间里的水流声，想着想着竟然让他感到有些忽冷忽热。

接下来是数学课，史蒂文代表约科队和兰卡斯特队竞赛，不过最终史蒂文输了，对方的代表是杰克，他俩向来就是第一名的有力竞争者。虽然大家在他俩身上都押了不少赌注，但没解出题的史蒂文并不会在意这些。

课后大家都去吃饭了，史蒂文只喝茶。他不喜欢这里，今天还有点不舒服，佛莱明注意到了他的不对劲，史蒂文很感动。不过史蒂文只能用自己的游戏方式让自己忘记不舒服。同学们渐渐走了，史蒂文也来到了游戏室，在这里又遇上了那个讨厌的威尔斯，这次他问了史蒂文一个很难堪的问题，让史蒂文怎么回答都很窘迫，上次就是这个坏蛋把史蒂文撞进那条又冷又脏的水沟的。

要上自习了，史蒂文纠结着威尔斯那个睡前吻不吻妈妈的问题，倒是想起了可爱的妈妈。自习课上温习地理，史蒂文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佛莱明也一样，他把地理插图涂满了绿色和褐红色——代表当时的两派政治势力——史蒂文则看着自己课本扉页上的签名想到了宇宙和上帝的问题，可惜这个问题很难想清楚。

家里的丹特和爸爸就分属于那两派势力，史蒂文也搞不懂他们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他感到烦恼，而唯一期盼的假期又那么遥远，他只想去睡觉了，还是被窝暖和。

终于晚祷告了，这里的气氛不同于那些农户的气氛，史蒂文倒是想去那里住一回。级长念完了祷告词，史蒂文就回到了宿舍，趁着灯还没熄，史蒂文做完了自己的祷告便钻进了被窝，去温暖哆嗦的身体。

楼道很黑，床上的史蒂文想到了带着杀人犯灵魂的狗，还有办

公楼里老仆人看见的白衣将军，这个将军死在了遥远的战场上，史蒂文很害怕，不过还是渐渐睡着了。在梦里史蒂文回到了家里，先是坐着马车出发，然后坐火车，一路上风景很好，接着他看到了家人，很温暖，爸爸还当官了呢。

一阵吵杂声中，史蒂文醒了。佛莱明发现他发高烧了，赶紧告诉了级长麦克莱德。威尔斯先过来了，央求着史蒂文别把自己将他撞到水沟的事说出来，史蒂文答应了。然后是级长，组长让同学们把史蒂文送到了校医室。那里有一个干杂务的麦克，麦克是个教徒，在了解了史蒂文的病情后，让他住下了。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学生，麦克看起来已经厌烦这个学生了。

史蒂文更加想念父母了，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生病了。史蒂文害怕会死，想着那时候学校会为他做庄严的弥撒，还会奏响美妙的音乐。史蒂文喜欢那首曲子，心里一直在唱。麦克端来了牛肉羹让史蒂文吃，史蒂文很高兴，这是他需要的。麦克不在的时候，史蒂文会和另一个住在这儿的学生聊天，这个人叫艾斯。艾斯跟史蒂文聊报纸，又聊到了谜语，史蒂文猜不出艾斯的谜语，史蒂文只是羡慕艾斯那个有好多赛马的爸爸，可惜自己的爸爸不是当官的。

史蒂文没有吃药，却感觉到好多了，望着昏沉沉的窗外，仿佛看见了大海的波浪中，麦克悲号着死去的帕奈尔，而丹特却得意地走过。

家里人在准备过圣诞，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大家都在各自消遣，等待着美味上桌。史蒂文正和凯斯先生玩耍，凯斯告诉了史蒂文自己的手指伸不开的秘密。这时，史蒂文的爸爸迪达拉斯和凯斯聊了起来，他们先喝了点小酒开胃，顺便提起了那个会酿酒的旅店老板——也是他们的朋友，凯斯模仿着那人的说话，引得大家笑声阵阵。

圣诞家宴开始了，首先要祷告，由史蒂文来进行。这是史蒂文

第一次在走出托儿所后参加的家庭聚餐，他穿得很正式。桌上有一只火鸡，很诱人，史蒂文的爸爸招呼大家好好享用，之后还会有布丁，晚宴很丰盛。

大家一边开心地吃着美味，一边继续聊着那个逗人的旅店老板。不过聊着聊着话题便转到了天主教神父对政治的参与，凯斯和丹特因为政见不同激烈地争吵起来了，这是两个派别的政治，凯斯支持已经死去的帕奈尔，丹特却非常反对。凯斯认为是教父的参政逼死了帕奈尔，丹特则绝对服从教会的权威。

面对这场争执，史蒂文的爸爸迪达拉斯赶紧打圆场，但是丹特并不买账，又和迪达拉斯吵了起来，争吵的核心仍然是参政的教父和死去的帕奈尔。迪达拉斯和凯斯的情绪都很激动，不停地向丹特嚷嚷。无奈之下，查理斯和史蒂文的妈妈只好劝解双方，丹特还是寸步不让，凯斯就针锋相对地为自己辩白，还和迪达拉斯讲起了那个吐唾沫的故事。

史蒂文望着凯斯，这个时候他有张可怕的脸。史蒂文不明白凯斯和神父有什么样的恩怨，只是觉得丹特老师应该没错。不过丹特反对自己和爱琳结婚，可能就是因为爱琳一家是新教徒这一点让丹特反感的缘故吧。

凯斯继续讲吐唾沫的故事，那时候他在集会，一个反对派的老太太纠缠住他，凯斯最后向她吐了唾沫，老太太竟然喊着自己的眼睛掉进水里了。

听了这个让自己的开怀大笑的故事之后，迪达拉斯继续埋怨被神父操纵的政治，丹特已经是怒不可遏了，大骂帕奈尔是叛徒，凯斯为此又和她争得面红耳赤，任谁也劝不开。气急败坏的丹特吼叫着出了房间，只剩下凯斯和史蒂文的父亲默哀着逝去的政客。

学校里大家正在讨论被学校抓住的几个逃跑的同学，有人说他

们是因为偷了校长的钱才跑的，威尔斯则说是被发现偷了祭坛的酒，史蒂文听着想起了圣器室里的场景。由于前几天史蒂文的眼镜被一个骑车疯狂的小子撞倒之后摔碎了，操场上的情景让他看不清楚，只觉得同学们都变得很小似的。

大家还在议论着，艾斯说是他们在厕所里胡搞被发现了，赛门和波伊尔都参与了。史蒂文听不懂这个词，只是想起了波伊尔的手臂细长嫩白的，跟爱琳的手臂一样。史蒂文忘不了爱琳跟他玩耍的情景，柔软的手臂、金黄的头发，这大概就是新教徒说的“象牙塔”和“黄金屋”吧？

学校的厕所总有各种各样的胡抹乱画，史蒂文怀疑那几个人是为了这个才去的，但是依然不明白。操场上的人都担心受牵连，佛莱明更是倡议要造反。大家又议论起被鞭子抽打的样子，哈哈大笑。史蒂文觉得他们笑是因为害怕了，其实看着他们模仿被打时的样子，史蒂文也害怕了。

写作课上，史蒂文有些心不在焉，还在想象着那些人就像威尔斯说的那样，从圣器室里偷了酒，或许还有别的神奇的东西。这些人可能就是被那些酒的气味出卖的，史蒂文不喜欢那种酒味，尽管那样的酒食曾经让拿破仑将军感到幸福。

很快就是拉丁语课，教拉丁语的阿瑙神父气呼呼地站在讲台上，因为大家的作文写得太差劲了，尤其是佛莱明的。对于佛莱明作文里的语法问题没有人能答出来，更让阿瑙神父恼火，他要大家重写作文，而佛莱明则要在教室中间罚跪。史蒂文却在一旁猜想，神父要是犯了错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这时候教导主任道兰神父来了，看见跪在地上的佛莱明，道兰神父询问了一下罚跪的缘由，便把佛莱明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看佛莱明的表情就知道，挨板子的滋味不好受。教导主任警告班里的同

学，明天还会来检查。

这时道兰注意到了史蒂文，可怜的塔克宝贝是因为没有眼镜被阿瑙神父免了写作文的，但教导主任不相信史蒂文的眼镜碎了，于是史蒂文也挨了板子，整个身体疼痛得发抖，眼泪和哭声一起涌了出来，但道兰神父还是无情地让史蒂文跪下了，史蒂文很委屈。

道兰神父走了，拉丁语课的老师反而温和了，让佛莱明和史蒂文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史蒂文依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要知道自己成绩多么好，而且不是那种调皮鬼。

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食堂为史蒂文鸣不平，鼓动他应该去找校长告状，校长肯定会像养老院和罗马人民那样为史蒂文平反的。史蒂文已经没有胃口吃饭了，他倒是动了心，考虑着要不要真的像佛莱明那些人说的那样，去找校长诉说不公平的待遇。

史蒂文看见被抓住的那五个人走出了食堂，他们中间也会有人挨板子，但是那不冤枉，自己却是被冤枉的。食堂的人，包括同桌的人都出去了，史蒂文跟在后面。他还在犹豫，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成了大家的笑料。快要到门口的时候，史蒂文拿定了主意，直接拐到了楼梯上，走进了办公楼的长廊，那里似乎挂着很多圣人的画像，也在注视着他。

史蒂文在老仆人的指引下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看起来很和蔼，听了小史蒂文的申诉之后，又仔细询问了道兰神父责备他的情况，校长支持史蒂文等拿到新眼镜再写作文，觉得道兰神父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情况才打他的。校长还答应史蒂文找道兰神父谈一谈，不让他第二天再被道兰神父打板子。

史蒂文非常激动，出了校长办公室就飞奔到了操场。那里的同学们立刻围住史蒂文问长问短，当知道校长的表态之后，大家把史蒂文抛上了天，又纷纷抛起了帽子以示庆祝，向这位被认为是克隆

格斯最好的校长科米致意，这是孩子们的胜利。

史蒂文心想，对于道兰神父他或许该做点什么，表示自己还是很小心的，不过现在的空气，的确让人舒服多了，而操场上的同学又继续着各自的活动。

Once upon a time and a very good time it was there was a moocow coming down along the road and this moocow that was coming down along the road met a nicens little boy named baby tuckoo...

His father told him that story: his father looked at him through a glass: he had a hairy face.

He was baby tuckoo. The moocow came down the road where Betty Byrne lived: she sold lemon platt.

O, the wild rose blossoms

On the little green place.

He sang that song. That was his song.

O, the green wothe botheth.

When you wet the bed first it is warm then it gets cold. His mother put on the oilsheet. That had the queer smell.

His mother had a nicer smell than his father. She played on the piano the sailor's hornpipe for him to dance. He danced:

Tralala lala,

Tralala tralaladdy,



大家把史蒂文抛上了天

10

shouting and the prefects urged them on with strong cries. The evening air was pale and chilly and after every charge and thud of the footballers the greasy leather orb flew like a heavy bird through the grey light. He kept on the fringe of his line, out of sight of his prefect, out of the reach of the rude feet, feigning to run now and then. He felt his body small and weak amid the throng of the players and his eyes were weak and watery. Rody Kickham was not like that: he would be captain of the third line all the fellows said.

Rody Kickham was a decent fellow but Nasty Roche was a stink. Rody Kickham had greaves in his number and a hamper in the refectory. Nasty Roche had big hands. He called the Friday pudding dog-in-the-blanket. And one day he had asked:

— What is your name?

Stephen had answered: Stephen Dedalus.

Then Nasty Roche had said:

— What kind of a name is that?

And when Stephen had not been able to answer Nasty Roche had asked:

— What is your father?

Stephen had answered:

— A gentleman.

Then Nasty Roche had asked:

— Is he a magistrate?

He crept about from point to point on the fringe of his line,